



红心岭

(短篇小说散文集)

红 心 岭

(短篇小说、散文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〇三部队政治部编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上 心 略

(短篇小说、散文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〇三部队政治部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3年11月第1版

197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10094·77 定价：0.28元

目 录

昆仑站上 (小说)	窦孝鹏 (1)
未来的里程 (小说)	窦孝鹏 (11)
一匹枣骝马 (小说)	柳家新 (19)
加 油 (小说)	杨 泉 (34)
带 兵 (小说)	周延河 (44)
故事员的故事 (小说)	艾 山 (59)
昆仑铃声 (散文)	王宗仁 (71)
夜宿楚玛尔河 (散文)	王宗仁 (79)
红心岭 (散文)	周永录 (85)
昆仑之夜 (散文)	越万山 (94)
雪山温泉 (散文)	周永录 (105)
上 路 (散文)	李昆华 (110)
东海一哨兵 (散文)	姚九忠 (117)
笛 声 (散文)	何连清 (124)
愿 望 (散文)	曹晓黎 (128)
后 记	(137)

昆 仑 站 上

(小 说)

寒 孝 鹏

—

下午五点钟，汽车一连的车队，满载着运往边疆的军用物资，碾雪破冰，来到了拔海近五千米的昆仑兵站。剩下负责收容的救济车还拉在后边。

坐在救济车上担任收容任务的，是连里的修理班长黄二牛。这会儿，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阵头痛。他知道，高山反应症又来纠缠了。

当汽车跑到离兵站约摸几里远的地方，透过车窗玻璃，黄二牛突然看到右边山洼里有一匹大红马朝公路上奔来，骑手紧紧贴在马背上，马蹄腾空，飞跃向前，马后扬起一缕缕雪粉。二牛羡慕极了，在这空气稀薄的雪山上，能有这样好的骑术，真是不寻常啊！

飞骑更近了。这才看出，骑马的是一个身穿皮大衣、头戴毛皮帽、肩挎红十字包的小战士。

突然，那匹马冲着汽车跑来。就在快接近汽车的时候，只见骑手把缰绳一抖，飞马轻快利索地避开了汽车。嗨，他还边跑边回头向汽车张望，看样子是成心要和汽车赛跑呢！

二牛心里说：“真是个冒失鬼，追上去，非好好训他一顿不可！”

几里路，不一会儿便赶到了。在兵站门前，那位勇敢的骑手把马缰往上一勒，飞身一跃，双脚轻轻地落在地上。

这时，二牛的车子也赶到了。他推开车门，气呼呼地冲着骑手嚷开了：“你这小伙子，为什么这样匆忙，难道连汽车都不怕吗？”

“咯咯咯咯！”没想到骑手毫不在意地笑起来。笑完，向他解释道：“你这是什么话？人家急着回来给同志们看病嘛！”一听这声音，二牛怔住了：“咦，原来是个女卫生员！”

这位女卫生员名叫薛莲。她生长在关中平原的一个贫农家里。前年她从学校参军，来到昆仑山下的部队医院当了卫生战士。去年，医院党委组织医护人员到沿线兵站帮助工作，共产党员薛莲积极要求到这个环境艰苦的昆仑兵站来锻炼。兵站党支部要求他们除了为过往部队服务外，还要热情地为驻地的贫下中牧服务。为了便利巡回医疗，薛莲克服重重困难，练就了一手骑马的好本领。今天早上，兵站接到通知，说晚上有三个汽车连

队来昆仑站住宿。大家都忙着准备，一直干到中午。这时，一个牧民匆匆赶到兵站，说他爱人难产，请金珠玛米的“门巴”去瞧瞧。兵站医生去医院学习还没回来，站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薛莲。她赶到那里处理好产妇产分娩，已是半个下午过去了。她为了不耽误给汽车队战友看病，连主人给她准备的奶茶都没顾得喝，就翻身上马了。

二

薛莲一回到兵站，就提着药箱和热水瓶到各处巡诊去了。当她路过进出兵站的岔路口时，发现道旁有一口血痰，这在高原上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薛莲心里一惊，是不是有人得了高山肺水肿？这种病如不及时治疗，发展下去就有生命危险。

可是，这是谁呢？今天晚上，兵站住有三个汽车连队，几百人，到哪里去找这个病人呢？

一年多来，薛莲算是摸透了这些汽车兵的脾气，他们对疾病都不大在乎。对大伙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她又敬佩又着急。以后，薛莲就加强了措施。比如碰上病人打“埋伏”，她就通过各种迹象去“追查”，一旦发现，就抓住不放。又比如，她给你药的同时，便随手倒给你一杯开水，看着你把药吃下去了才放心。她还一边看病，一边向同志们宣传为革命爱护身体，鼓励大家树立战胜“高山反应症”的决心。没想到今天又有人打

“埋伏”了。

薛莲想，战友们越是忘我地工作、战斗，我越要关心他们。她暗下决心：不要说几百人，就是几千人，大海捞针，我也要把这个病号捞出来。主意一定，她便去客房侦察去了。

薛莲来到第一个汽车连的住处，驾驶员们正在分班学习。她从东头到西头问了个遍，都说没有这件事。薛莲又去找正在车场保养车辆的第二个汽车连队，得到的回答也都是“不知道”。最后，只剩下一连了，薛莲查遍了客房，没有找到一个人，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利用空余时间搞爱站活动去了。有的班出去给兵站拣牛粪作燃料，有的班出去给兵站拉冰化水。薛莲就跑到岔路口去查问，过一个，问一个，每个人都摇摇头过去了。

薛莲从早晨到现在，已忙得两顿饭没吃了，这时又冷又饿，两只腿累得也不想再动了。“难道真的没有这个病人？可是万一……”薛莲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想起白求恩同志的伟大榜样，她下定决心：今天晚上不弄个水落石出，就不睡觉！她又责备自己，怎么不发动同志们来找呢？对，找他们连长去！

这时忽然有人在她背后问：“卫生员，是要到我们车场看病号吗？”

薛莲一看，是一连连长张大跃，连忙拦住他：“报告连长，发现危险情况！”

张连长一愣：“啊，出什么事了？”

薛莲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张连长一听也着急了，说：“我一定查一查。”

正好，张连长要集合队伍进行晚点名，薛莲就跟他一起来到连里。张连长讲完事后，就和薛莲从一班到九班，挨个查了一遍，结果，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薛莲问：“人都到齐了吗？”

张连长两手一摊：“一班到九班，一个不差！”

薛莲两只大眼一转，肯定地说：“不对，还有一个！下午开救济车和我差不多时间到兵站的那个大小子，不是你们连的？”

“怎么，你没见到他？”

“我到哪儿去见他！”

原来，二牛最后一个进站时，张连长向他了解今天行车情况，发现二牛脸色不好，担心是高山反应症缠上他了，就嘱咐他到兵站卫生所去看看。点名时，他一直当是二牛到卫生所去了，还准备点完名去看他，没想到他竟然没有去。

黄二牛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三

张连长料定二牛准是到车场鼓捣什么机件去了。薛莲这时也更加怀疑血痰是二牛吐的，更急着要去找他。

张连长看着已经奔波了一整天、累得气喘吁吁的薛

莲，拦住她：“薛莲同志，你不用去了，在卫生所等着，我去车场把他找回来。你看，今天来了三个连队，你们的接待任务够重了！”

薛莲紧跑两步，说：“不！说心里话，住站车队越多，我们心里越高兴。张连长，你们经常是拂晓五点马达响，夜半三更才宿营。真辛苦啊！兵站就是为同志们服务的，我作为医务人员，找不到病人，这颗心怎么放得下？”

张连长感动了，只好让薛莲跟他一起去车场。

车场上，一百几十辆汽车，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车车满载，顶风披雪，好威风啊！薛莲看到这些汽车，心想：沸腾的青藏公路，象一条大动脉，把祖国内地和边疆连在一起。在青藏公路上日夜奔忙的汽车兵战友，任务多么艰巨啊！那一车车运往边疆的物资，件件凝聚着党中央、毛主席对边疆军民的深切关怀。来往车辆越多，正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我们的国防力量强大，她怎么不激动啊！

薛莲跟随张连长一辆车一辆车地查看，查了几辆车，还是没有找到二牛。张连长焦急地大声喊起来：

“二牛！二牛……”

薛莲也放开她的尖嗓门：“黄班长！黄班长！”

两人都接连喊了几声，可是，听不见回音。张连长在薛莲面前竭力掩饰住焦急的心情，说：“别急别急，咱们慢慢找。”实际上，他的脚步已经加快了。

薛莲看出了张连长的心情，她心里也想着一件事。听站长说过，前年冬天，有个汽车连队来到这里，一位驾驶员得了肺水肿，没及时治疗，只好送回山下医院。今天，可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啊！想着，她已跑到了张连长前头，一边喊，一边仔细地观察着每一辆汽车。

“啊，在那里！”张连长忽然叫了一声，就大步跑向一辆汽车。只见一台车的驾驶室里伸出一双穿着大头鞋的大脚，张连长老远就喊着：“二牛！二牛！”可是还没有应声。他快走两步，拉开车门发现二牛昏倒在驾驶室脚底板上，右手拿着的一只扳手，还套在变速箱盖的螺帽上。

原来，当薛莲在兵站进行她的“侦察”工作的同时，黄二牛在车场也进行着他的“侦察”工作。

他“侦察”什么？大家知道，二牛是个精细人，他只要发现了问题，那怕是不吃饭、不睡觉，也得把问题搞清楚。今天上午，汽车在翻越一座小山时，二牛发现前面车队走过的公路上，每到上坡的路面，就出现一线黄豆大的滴滴黑油点。坡上完了，路上也不见漏油了。凭着他多年的经验，二牛断定油是从变速箱里漏出来的。这种故障，本车驾驶员不容易发现。究竟是哪辆汽车漏的油，必须在今天晚上检查出来并加以修理，要不，明天就会影响车子继续前进。

黄二牛本来打算协助驾驶员对每个人的车辆都检查一下，但等他到兵站吃完饭时，同志们都搞爱站活动去

了。于是，他就不顾自己的“高山反应症”，一个人跑到车场“侦察”起来。他拖着沉重的双脚，钻进一台台车子的驾驶室检查，终于找到了出毛病的这台车。黄二牛同志在这里用多大的毅力坚持工作啊！薛莲望着黄二牛，两眼都湿润了。

薛莲和连长急忙把二牛扶下来。这时，二牛醒过来了。他挣扎着站起来向连长汇报说：“这台车变速箱盖的垫子坏了，路上漏了不少油。……”

薛莲敬佩地说道：“黄班长，请你放心吧，这里的问题有连长安排。”

四

天已全黑了，卫生所里炉火熊熊，暖气阵阵扑面。

薛莲一边检查病情，一边问二牛：“黄班长，你的病真不轻呀，是不是吐了带血丝的痰？”

“我？不……”二牛一下愣住了，不知该怎么回答好。他想起了前年冬天，有一次随车队执勤来到昆仑兵站，得了高山肺水肿。兵站医生不由分说，就用救护车把他送下山去了。难道这次也……

张连长在一旁说：“薛莲同志，这次可要帮助治好，不能送下山去。我们今年第一次出征，新驾驶员多，二牛是老修理工。”

薛莲听了，更加感到：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可大哩！她看透了二牛的心思，说：“只要把病情如

实告诉我们，就可以用新针疗法给予有效的治疗，那可不一定非要送下山去。”

“真的？”二牛一下子高兴起来，“你说话可要算话呀，那痰，是我……”正在给他听诊的薛莲接上去说：“你不承认，我也听出来了。来，我给你治疗治疗，保险见效。”薛莲的话不假。一年多来，卫生所的同志们已摸索出几种对付“高山反应症”的有效办法。

张连长扶着二牛躺在病床上，薛莲给他鼻孔里插上氧气管，又拿出银针，在二牛身上找出“高原穴”，轻轻地扎了进去。

真灵啊，不一会儿，二牛就轻松地从床上站了起来。

张连长又严肃又高兴地说：“下次要是再这样，就关你的‘禁闭’，不让你出发了！”

接着，薛莲给二牛打了针，服完药，看着他回连队休息去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车队离开兵站出发了。张连长和二牛一同坐在救护车上担任收容任务。

离开兵站十多里路了，眼看就要翻过莽莽的昆仑山顶。突然，张连长从倒车镜里看见后面有一匹红马奔来。他们停下车，快马已到跟前，薛莲跳下了马背，又是一阵“咯咯咯咯”的笑声，说：“嘿，上坡的时候，这四条腿比你们的车轱辘还快哩！”

“真行，这昆仑山上还有飞毛腿呢！”张连长赞叹

着，又问：“怎么，又去出诊？”

薛莲说：“对，到村子里去看一位病人。黄班长全好了？其他同志没问题吧？山越高，越容易引起高山反应症。你们可得多加注意啊。”

二牛望着薛莲，激动地说：“卫生员同志，你为人民服务真是极端负责，完全彻底呀！”

薛莲严肃地说：“不，我们还有一大堆工作没有做好！上车吧，边防上的战友们在盼望着你们呐。”

公路上洒满阳光，春意盎然。薛莲站在山顶上，目送着车队浩浩荡荡向前驶去，又跃马挥鞭去迎接新的战斗！

未 来 的 里 程

(小 说)

赛 孝 鹏

—

“咚！”汽车正跑着，副驾驶员丁大光从座垫上被颠起来，头一下碰上驾驶室顶。他看看驾驶员铁虎那半截铁塔似的身架稳稳地墩在座垫上，大脚板紧踩着油门，那虎头钳似的大手往方向盘上一抓，就象抓着了马笼头。看样子，汽车就别想在他手里调皮。

嗨，提起来，大光就有点气！他们是奉命单车去边疆执勤的。下午，当汽车从昆仑泉兵站出发，走不多远，在他们前面的雪地上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平平展展、宽宽敞敞的一级公路，一条是疙里疙瘩、曲曲弯弯的便道——这是公路改修前汽车临时走的一条路，两条路一个终点，都通向昆仑兵站。汽车来到这里，铁虎右手把方向盘一曳，汽车就跳上了搓板似的便道，颠颠簸簸地向前跑去。大光两只大眼珠一转，画上了一个问

号，立刻向铁虎提出“警告”：“铁虎，你怎么……这条路上坑洼多！”

“嗯，知道！”铁虎头也没回地回答着，根本没有刹车的意识。大光摸着碰疼的头，嘟嘟囔囔地说：“知道？人家是车轮奔驰，我们呢，车轮跳舞！”

铁虎一边灵巧地转动着方向盘，通过一段段坑洼道，一边回答：“怎么，光想走平道？”

大光嘴里噎住了，心里却想：“多新鲜！开车的谁不愿意走平道！”

丁大光是去年入伍的新战士。在团司机训练队毕业后，于半个月前分配到运输连。按规定，司机训练队毕业的学员，得先跟着老驾驶员实习一段时间，才能正式定车。所以大光分配在铁虎车上当了副驾驶员。对于这一点，大光是很满意的。他刚来连队那阵，正赶上部队进行全年工作总结。在总结大会上，他亲自听了共产党员铁虎向全体同志汇报了自己安全行车二十万公里的体会。二十万公里，等于绕地球转五个圈，这是多么不容易啊！为此，当连里决定树立铁虎为安全行车标兵时，大光恨不得举起两只手来。跟着这么一个老同志，大光怎能不高兴呢？

可是，自从昨天出发以来，铁虎的一些举动，又多么叫人难以理解呀！天麻麻黑了，道路已看得不太清楚。按说早该开灯行驶了，可铁虎硬是不开灯，两只眼球瞪得老大，额头上涌起一道道横纹，使劲瞅着前面

的道路。按过去的行车惯例，一天一站，本来今晚他们该住昆仑泉兵站，可是当他们下午来到这个站时，铁虎又决定再向前赶一站，住到昆仑兵站去。天这么黑了，他们还在路上奔跑着。人们常说：一天一站，按时吃饭，不困不累，不受风险。今天没有什么紧急情况，为啥要赶两站，这一点也是大光估不透的。

大光刚闭上眼，耳旁传来了铁虎的声音：“大光，把玻璃摇下！”

这……什么意思？大光迟疑地摇下玻璃，忽然一股冷风挤进驾驶室，直往衣服里钻。

铁虎又说话了：“把头伸出去，给我瞅着路！”说着，自己也把头伸出了门外。

怪事！大灯一开，光芒四射，这是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优越性嘛！有灯不用，难道要把这安全行车标兵的称号扔到昆仑山雪谷里去？

大光刚把头伸出门外，好家伙，有人说夏天的风是圆的，冬天的风是尖的，一点不假，它直往皮肤上扎哩！铁虎呢，好象根本没觉得啥，迎面飞来的雪花沾在眉毛上，冻在脸颊上，可他连眼也不眨一眨。

前面，一条冰河挡住了去路。汽车碾冰过河，弄不好会掉下去，铁虎下去侦察了一会，回来以后，仍然没有开灯又前进了。这时，大光忍不住把大灯开关曳了一下，两道耀眼的光柱立时打在了五十多米宽的河对岸，河上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谁知铁虎神态严厉地把灯